

《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》

中国 秘本

小说
大系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泣红亭
痴人福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光绪四年手抄本

泣红亭

尹湛纳希 著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- 第一回 尊圣旨賁侯进京城 (1)
理家务金公归故里
- 第二回 秉丹心疆臣奏忠言 (11)
结金兰义友诉知音
- 第三回 百折不挠妙鸾心 (20)
一春再新芳草色
- 第四回 雀传言璞公子情谊长 (31)
花笑人卢小姐见识短
- 第五回 八角亭赋诗悲往事 (41)
金山寺投江识所归
- 第六回 望长江顾夫人哭闺女 (50)
吊陷塚璞公子得石匣
- 第七回 怀古述今平山堂 (59)
仗义施恩孟尝店
- 第八回 康员外客店收义子 (69)
程夫人船舱抱螟蛉
- 第九回 假姻缘喜极变忧 (78)
真姐妹乍合又离
- 第十回 山遥水隔无阻义友 (88)
真情既清诬陷难当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- 第十一回 凌云诗骄遇蠢客 (98)
宪章酒傲激狂生
- 第十二回 柳丝莺歌织春色 (108)
黄花红叶叠秋光
- 第十三回 妙鸾遁身入白云 (119)
绿野喷香化黄丘
- 第十四回 听雨声明提旧事 (129)
看梅花悄透新香
- 第十五回 佛堂奇逢啼笑姻缘 (139)
花园巧遇惊惧相会
- 第十六回 期功名为国忘家 (150)
摒富贵保身养性
- 第十七回 友伴有缘能相会 (161)
兄弟偶遇不相识
- 第十八回 红心友志题红叶句 (171)
多余人论证多余时
- 第十九回 完夙缘喜娶三美眷 (183)
赛才学巧吟六竿诗
- 第二十回 簪金归里团聚会芳园 (195)
顽玉惊梦终结泣红亭

第一回 尊圣旨賁侯进京城 理家务金公归故里

落日余辉暗疏林，
荧荧灯火映窗棂。
长夜闲暇无别事，
聊续断弦弹旧琴。

话说《一层楼》一书言道：忠信侯賁侯之子璞玉与一代女子沉缅情欲，进而喜变愁，爱成恨，年华虚度，一事无成。其所以落得烟消云散的下场，皆因在天国时候曾起淫心的报应。虽谓如此，明珠白玉尚未落水而粉碎，红脂青黛岂忍湮没于草莱。故此看官无不慨叹怜惜，同病者悲长空彩虹之易逝，好事者续一部奇书于人间。

书中说道：自从璞玉原配去世以后，曾经遣人探听盛粹芳、琴紫榭、卢香菲三人的消息，无奈三人皆似风吹云散了。从此，璞玉就象洗心革面遁入空门之人，但胸中的一块石头又不知扔到哪里！

正值春和日丽，璞玉独自徜徉，来到会芳园，桃李依然争艳，亭榭仍旧清幽；但昔日朝夕相伴的人们却一个也没有了。近日小妹熙清出阁，寂寥更甚，抚昔虑今，感慨重重。独自吟咏一段白云红叶的歌词以后，不觉困倦异常，便在绿波亭内凉席上枕着圆枕躺卧，不久进入了梦乡。

气爽喜逢佳运至，

眠多聊解寂寥情。

且说璞玉在梦中恍恍惚惚登上一座山，环视四周，大海苍茫，无边无际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到这里来的。但见珊瑚花、翡翠草满山遍野。奇鸟珍禽在林中啼鸣。山中杳无人迹，沿着一条清溪走到山上，山上有一座方亭，亭子绿砖黄瓦，四周围绕着朱红栏杆，却没有人行进的进出口。璞玉好奇奇怪，即跳越进入亭内。一看，洒扫得一尘不染，非常清静。亭上匾额题着“泣红亭”三个字。亭中有一块大石碑，依稀闪光发亮。上前细看，上边镌刻着各种图画，旁侧各有文字。第一个图是一只翠雀在树枝上跳跃，旁侧写的非诗非歌：

莫断双缘抑愁情，
一番春讯一番新。
三千里外客中客，
十二年前身外身。

还有一张琴，也很奇怪，琴上并无一根弦，旁边写道：

崖上松涛催短景，
水底玉魄幻龙珠。
应恨彩球将人误，
铁石前盟一旦无。

又有一尊香炉，盛满白灰，可不见插一炷香。旁边写道：

茅店野舍寒，
霜夜马蹄轻。
昏鸦啼古树，
危楼掷球心。

璞玉将三首诗文依次读完，因诗义深奥难解，不禁意味索然，不想读下去了。接着看些图画，有挂钟、有雕弓、有叶桃、有冕旒，或有凤、或有凰。璞玉自付：越走越远了，还会出现青

狮白象也未可知，便背着手过来观看石碑的背面。画的是一个大顽石，石上有几个字，有璞玉能认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；他正将不能认的字抄在手上，忽见空中有一个功曹神大声喝道：“这畜生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！”璞玉大吃一惊，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是父亲賁侯，脸如重枣，须如银丝，正在俯视璞玉。

原来賁侯也信步来到绿波亭上，瞧见璞玉一个人睡在那里。他早看出近几天璞玉神色颓唐，无精打彩，甚觉不安，便叫醒了璞玉。

常言父母怜子心切，惟恐有病，谁知竟至这般田地？待曰：

抚育恩深重如天，

检点行止正心田。

且说璞玉连忙起身跟着賁侯出园，来到逸安堂。那时賁太夫人早已归西天，二十七个月的忌期已满，賁侯仍穿缞衣。金夫人迎上坐定后，丫鬟玉清呈上一封公函。

賁侯问到：“什么公函？”金夫人道：“才刚龚高从外头传进，说是机要文书，赶紧呈老爷过目。”賁侯接过来一看，函封上注明：“该府面交忠信侯賁玺，此件事干圣谕，不可怠慢”几个字。

賁侯看了“事干圣谕”二字不敢延误，当即拆封命璞玉恭读。

原来浙江省杭州虽说是礼乐古都，且有鱼盐之利，但无守备兵力，东海沿岸的石果、凤尾等洲上，麇集一股盗贼，先将邻近的兆宝、交门等岛屿劫掠一空，声势日盛，纵横海疆，肆意掠夺。那时高丽不能平定，镇守交战败溃。大军扼守，不教盗贼东侵。贼众又犯东南，劫掠日本、琉球等地。于时各自坚守海峡。贼料无利可得，继而西出别子门，劫掠余姚、富阳等地。与时，闽浙总督一面招民从军，协助官军荡平贼寇，一面修书遣人上京奏禀。

是时圣人在位，日理万机，人寿年丰，四海升平。圣上念贼等皆因生活无路才挺而走险，龙颜不悦，摺尾朱批云：转飭兵部大臣，从德隆望重、文武兼备之公侯伯子男中擢拔武官统镇兵三千驻扎杭州。又因贼窝海上，并命高丽、日本、琉球务须出兵剿灭贼寇，不准互相推诿贻误。

于是兵部大臣们决定召唤世受皇上重恩的四名功臣来京师觐见。该奏摺已获圣上照准。故吏部颁发文书，星夜示谕四臣。那四臣即：孝悌公南山秀、忠信侯贲玺，节烈侯董福、义都子卜禄。

且说贲侯听了函意捋着胡子不作声。金夫人起身道喜，贲侯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我们祖祖辈辈享受国家厚禄，竭诚报答皇上恩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可是我年逾花甲，与其在三千里外负总兵之职，不如在原籍享用千户侯了。假若老太太还在，这事就更难了！”

当下到外边与管家张裕、龚高等商量，筹备车马行装，命龚高带家奴十余人作扈从，将留守衙门的任务交给了张裕。又命璞玉也跟随入京，好学习帝京礼仪。璞玉“嚙”地答应一声入内收拾什物。福寿听了半喜半忧，喜的是趁璞玉这次出差的机会如能得到风云际会，也可谓没有辱没家教；忧的是金夫人春秋已高，上边又没有别人，我一个人伏侍上边又支使下边，唯恐难以胜任。但责无旁卸，只得处处用心，事事谨慎罢了，思忖半刻，便叫来璞玉的侍童瑶琴、宝剑，将璞玉的寒暑行装杂物一一交点齐备。到了启程那天，贲侯向金夫人道：“此去若不录用则已，录用则必定当即赶任，没有回来看家的时间了。那时候我派人来接夫人，夫人从这里赁船带上家里老少直接南下。我在汶上停舟等候就是。”说完拜过祠堂，鸣炮三响，带着璞玉坐车起程。

金夫人到二门送别，关掩大门不提。

诗曰：

三千里外请长缨，
智勇一臣跃龙门。

且说賁侯乘车，璞玉骑马跟随后面，一行十余车骑直向京城进发。当下四月天气，杨柳低垂，花开遍野，水流鸟鸣，极为清香。賁侯将璞玉叫到车前道：“这次南下不知几年，你从这儿分道先到你舅父家告别，再去看望你姐姐，告诉我南行之事，再速速赶来。”这几句话恰好投合了璞玉的心思。他一一敬诺，带上自己的仆从，分道向西，没走七十八里路就来到金公衙门前边。

璞玉原想这次亲自拜访能知道琴紫榭、卢香菲的下落也未可知，若有良缘还能见着面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心潮滚滚，不知是喜还是悲，看到金府衙门更是感慨万千了。谁知到大门前一看，两扇大门紧闭着，一片寂静，昔日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了。街口的商贩看见这些人马，甚以为奇，都来观望。

那时璞玉不禁暗暗吃惊，教仆从敲门，半晌却鸦雀无声，不见人出来开门。瑶琴、宝剑齐声高喊，多时方听见有叱咤声，好久才打开角门，一个醉汉一瘸一拐地出来。璞玉勒住马缰到近前一问，这老汉耳聋且正在气头上，问了几句话都是所答非所问。马柱在他耳旁大声问话，老汉更是生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真讨厌，我不知道！”说罢将门咣啷一声关上了。

璞玉见此情景又气又笑，正在踌躇时，旁边有人问道：“你们问他什么事？他正赌钱赌输了没处撒气呢。”马柱向那人施礼问起金公的事。那人道：“金公在两年前就携带全家老少，护送老太的灵柩回浙江去了。这是他的看家奴才。”

璞玉听了那些话，犹如头上浇了一盆凉水，满腹的喜悦顿时消散，低头无语，别的事儿也不便再问那个人，无奈策马去往金绍家。马柱催马先去金绍家报信。

金绍家离此不远，渡水越岭不久就到了。金绍闻讯赶紧到大门前迎接。郎舅见面握手言欢。绕过大堂，只见那个贤惠的姐姐德清领着子女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。璞玉连忙下跪施礼，德清搀起璞玉，骨肉深情，潜泪厮见。二人谦让着进到屋里坐定后，璞玉看这三间堂屋没有隔断，堂屋上手是炕和窗，西间是卧室，东间是书房，门上挂着竹帘，墙上挂着仿欧阳询字体写的《隐士录》中堂：

智者贤达明兴衰之理，知成败之数，识安危之兆，晓进退之方，故隐居以待时机。一旦风云际会，则可位极人臣以安社稷。时运不济，亦足以明哲保身。洞察此理，修名可远及于后世也。

又见两旁的对联云：

只缘才疏生事少，
不通俗韵见客稀。

璞玉对那些文字赞叹不已。又往下看，在花梨木桌上有镇尺、牙签、书、琴，但没有金玉的饰件，更显得清雅大方。璞玉正在出神观赏，金绍笑道：“该转过脸来了，人已经等久了。”璞玉连忙掉过头来。德清带着他的儿女们向北跪下，敬请父母安好。璞玉连忙侧身而立，向他们转告父母安康之后，才上炕分东西坐下。

德清道：“自从那年过门到此地之后，尚未回家省亲，不知老爷、太太添了多少白发和皱纹了。听说老太太也归了西天，都是我没有造化，正好赶上坐月子，不能前去吊孝。回想起来老太太慈爱，就算朝夕烧香磕头也报答不完。熙清妹妹好吗？还象过去那样淘气吗？妙鸾、秀凤、福寿、锦屏、玉清这些人也都还在府里吗？我还役见过弟媳，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。会芳园的花草树木或恐也怀念我这个知己吧？”虽在含笑说话，但泪水已是盈

眶了。槟红端茶来，璞玉一面喝茶，一面答复德清道：“老太太归西的前一年，老爷、太太在京值年班，熙清妹妹也跟随到京，没成想那年扬州知府的公子没有成亲，在京物色儿媳，老爷的友友曹大人做媒将熙清妹妹许配他的公子了。那妹夫叫苏令安，人材特别俊秀。过了年苏知府带着儿子、媳妇回扬州去了。这一离别也不知到那一年才能见面。在京时正赶上年末，百事繁忙，嫁妆也没有怎么办齐就忙着成亲了。锦屏姑娘去年死了。在家的旧人只剩下玉清、福寿二人，绵长有病回家了。”

德清听了这些话，为熙清伤心落泪道：“再也不容易见着了。”璞玉为了安慰她转过话茬儿问道：“墙上挂的字是姐夫的手笔？”

金绍笑道：“是你姐姐写的，大概想着对我有教益罢。那幅对联倒是我写的。”璞玉道：“姐姐什么时候练的这欧字体？写得真秀气！”

德清道：“我出嫁时你还小呢，我在家时就写这欧字体，可是到这儿就生儿育女，琐事缠身，手指头都木僵了，哪里还谈得上书法。我临出来时写在凭花阁墙上的字你可见着了？”璞玉笑道：“想起那些事儿可真叫人发笑。”他诉说那年熙清独自面对墙壁吟哦哭泣的事儿，德清不禁喟然叹道：“他吟哦了什么？”璞玉道：“一多半我都忘了，只记得什么‘栖桐双雀齐长成’什么‘失伴孤雀只一只，长夜悲啼无人识’等诗句了。”

德清长叹道：“时过人去，旧时伴侣都天各一方了。”正说着话，丫头们拾进饭桌酒席。金绍让璞玉坐在炕中间，夫妻二人分坐两旁，骨肉三人饮酒谈心，另在外厢款待侍从不提。

璞玉见跟随德清的丫头少了一人，因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见丁香姐姐？”德清叹道：“我刚才听你说锦屏死了，心里难受，我们丁香在今年春天因难产死了。”三人叹息了一阵。璞玉又将老

爷进京途中命他探望德清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德清道：“世事真难预料，原说熙清妹妹出嫁的地方最远，我嫁的地方比她近。今天若南下，以前说远的却近了，说近的反而远了。”

璞玉趁着话题问起舅父金公的家事来，德清道：“前几年他们全家南下去浙江的事你到如今还没听说？”璞玉道：“虽说听了一鳞半爪，还是含糊不清，况且两年前南下为的是护送灵柩，也该回来了。再说为那事顶多派一两个能信得过的人也就是了，谁想到他阖家都去呢？福晋、姨娘也以为该回来了，谁知连姑娘们也一块带走呢？”

德清道：“应该说你是个薄情人。原先我们一辈姐妹是何等亲热，尤其紫榭、香菲你们三个人，和睦相处谁能比得上？你成了亲以后，就不提旧事儿了。她二人竟遭受了多少个艰难苦楚呢？”

璞玉大惊追问，德清道：“这些话我怎么如实地告诉你也是枉然。那年将紫榭许配山阳宋家以后，紫榭不从，顾氏奶奶也不依，后来宋家催促不放，金公舅舅没让顾氏奶奶作主，一口答应收了彩礼。于是琴姑娘得了病几乎死去。那年南下时琴姑娘也同行，说是到浙江再过门，想来早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了。唯独那卢姑娘最可怜了。女婿是吴亭人氏，极为富有，年近半百膝下尚无子女，托一官员为媒……”不等说完璞玉便蹙眉道：“这金公舅舅不知怎的了？为什么竟与商人攀起亲来了呢？”

金绍道：“说起商人也有缘故，他也是个世代仕宦人家，但传到这朱英一代就不愿意做官，在家经营享福。这个家资财百万，钱那里用得完，就联络洋商专门经营海外生意，自身还有一个监生的功名。”

璞玉道：“虽说是个大富商，香菲姐姐那能愿意呢？”德清道：“不仅卢姑娘不愿意，舅舅也不愿意，唯独娜氏奶奶看姑娘

二十多岁了，而且病病殃殃的。没个见好，这才下了狠心把她许配出去，这样才促成了那件事儿。”

德清连忙问道：“你老是问这听那，啊啊的，酒也不喝，菜也不夹，这是怎么回事儿。”

璞玉连忙干了一杯酒，夹了一筷子菜，又“啊！”一声，德清笑道：“那朱商人的彩礼最重，什么王公大人也不能和他相比。此地不象咱们家乡，不用马牛骆驼羊，都是注重实物。彩礼中有：汉玉吉祥如意二付、珍珠手镯二双、宝石宽簪一付、自鸣钟四座、洋金表一只、赤金耳罩子一付、二尺五寸珊瑚树一架，还有蟒缎貂皮袄，各种手饰不计其数。成婚礼：金杯八个、足银一千两等等。”

璞玉道：“姐姐记得怎么这样清楚？”德清道：“送彩礼的宴席上我亲眼见的，怎么不详细？”

璞玉问道：“那你当然看见女婿了。”德清道：“我没有看见。听说女婿拜娜氏奶奶时槟红看见的。”璞玉忙问槟红：“你看那老汉怎样？”槟红笑道：“脸长的象核桃皮，一指头深的皱纹，上面还带着麻子，一只蓝玉石眼睛象嵌歪了的珠子，翘鼻子，络腮胡子从耳朵连着脖子，歪嘴还喷着臭味儿。别说卢姑娘那样水晶宝石似的人儿，就是我们丫头见了也犯恶心。”

璞玉、德清听了都忍不住笑了。金绍道：“这丫头说得太夸张了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嘴臭？”槟红拧着眉头道：“我估摸是那样，不说别的，他身上虽然裹的是蟒缎，还不象包个木头疙瘩么？”三人都笑了。

璞玉还接着往下问，德清道：“卢姑娘听说要嫁人以后，茶饭不进，一连哭了几天。知道过门的日子近了，几次摸刀寻剪子要死，都让娜氏奶奶和丫头们阻止了。画眉看着姑娘不依，吵着要娜氏奶奶退婚，挨了顾氏奶奶两次打。画眉、卢姑娘二人眼看

就要走上绝路，忽然一夜之间失踪了。”

璞玉大惊失色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德清道：“不知是怎的，在卢姑娘跟前睡觉的几个丫头，翠玉、老妈子们都一点也没有察觉。那时金公舅舅也不在家里，全家沸沸扬扬地折腾起来了。顾氏奶奶还真有主心骨，她教家人‘不要声张，想来是暂且躲躲罢了。’她立即差人连夜寻觅就近的几个地方，说来也真有点跷蹊，墙外竟毫无痕迹。金公舅舅回家以后无奈要退婚。那洋商人那肯善罢甘休！大吵大闹要告状打官司。你想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家，哪能吃得起洋人的官司？况且更不敢提小姐失踪，因此困窘万分，一夜之间须发都急白了。后来忽然想起汉朝皇帝用假公主蒙骗单于的计策，将翠玉冒充卢姑娘嫁给了朱商人。那翠玉本来也长得不错，用珍珠鳞缎妆扮起来也真象个名门闺秀。这也是翠玉的造化，陪送了卢姑娘的全套嫁妆和四个丫鬟。听说夫妻倒还和睦，朱商人眼里把翠玉看成杨贵妃了。”

璞玉道：“卢姑娘到底怎么了？”那时饭菜已上齐，德清只顾吃饭也不说话。璞玉又问槟红道：“卢姑娘真的逃走了不成？”槟红道：“往哪儿跑呀，看来是跳井了！”璞玉一听这句话，刚刚咽下的饭菜猛冲上来堵住喉咙，两手一张，仍下碗筷，两眼翻白，身子猛地一仰，倒了下去。

欲知璞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秉丹心疆臣奏忠言 结金兰义友诉知音

传神好文章，
有如风云涌。
不能动人心，
巧笔有何用！

话说德清、金绍等大吃一惊，连忙急救璞玉。折腾了好半天，璞玉才吐出饭菜，并夹杂着混浊的血水。德清教丫头端水让璞玉漱口。槟红因惹下了大祸，怕的了不得，连忙上炕给璞玉捶背揉胸。璞玉睁开眼睛，也不管屋内人们是否嫌恶，便放声痛哭起来。

德清责怪槟红道：“死奴才！不明真相信口胡吣，卢姑娘跳井的事儿你亲眼看见了吗？光是一只靴子掉在井栏旁边，你就能断定她跳井吗？”

金绍道：“何况哪有她同画眉二人同时跳井的道理呢？”他扶起璞玉不住地劝解，可是璞玉更是大声哭号，如怨如诉，活象和尚嗒经唱偈一样。德清对金绍道：“别劝他了！教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就自然会停的。”说罢收拾饭桌，扫擦吐物。

璞玉哭得嗓子发干，槟红端来一杯茶水道：“少爷醒一醒吧！我把话说错了，卢姑娘并没有死，可能暂时去那个朱商人家里了。”金绍、德清听了这种没有用的话都笑了，又安慰璞玉吃饭，璞玉说吃不下去。德清料他睡不着觉，叫他喝醉了酒，搬进书房睡